边看边聊

手机不认得我了

孙道荣

晨醒,躺在床上,迷瞪着眼睛,摸索到床头的手机,打开。屏幕却没解锁。我的手机设置了面容识别,只要将脸对着镜头,手指在屏幕轻轻一滑,屏幕就打开了。今天是怎么了?手机不认得我了。滑,再滑,连续地滑动。手机还是一点反应也没有,只好输入密码。一番操作下来,脑瓜子也彻底清醒了。

洗漱完,继续研究手机,看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。一滑,竟然面容识别成功,解锁了。再试,还是轻轻一滑,就解开了屏幕。为什么刚醒来时,躺在床上,它就不能人脸识别呢?恍若明白了,刚醒时,我睡眼惺忪,蓬头垢面,当初在给手机摄入面容ID时,我是清醒的,目光炯炯有神,表情丰富,有生机,有活力,它就像一张精致的名片,成了我的面容ID。我错怪了手机,是我自己的形象与原始的面容ID不符。这样看来,刚睡醒的我,样子一定很糟。我不知道手机是不能识别,还是不愿识别,也许它也不待见一个人眼屎巴巴的样子吧。年轻时,妻子起床后,一定要洗漱完毕,才肯出来见人。牙不刷、脸不洗、发不梳、衣不整,一个人的形象,是要大打折扣的。我不会像手机一样,傻到认不出妻子,但妻子可不愿意别人看到她不精致的形象,包括我。

这几年,人脸识别流行起来,我们单位大院门口,也安装了这个系统,脸成了通行证。其间利害,不去说它,单说说它有趣的事。一次,我前面两个女同事,一前一后,过门闸进大院。第一个女同事,走到门闸口,人脸识别成功。第二个女同事紧跟着走到门闸口,对着镜头,却识别不了,试了几次都失败。我问保安,是不是识别系统不够灵敏?师傅笑了,说,不是不灵敏,是它太灵敏了,你没看到刚才那个女同事,脸上的妆化得太浓了吗?

因为老是忘记带钥匙,我家的大门锁也换成了智能锁,可输入密码,也可用指纹,还可像手机一样人脸识别。但它也有不认得我的时候。那天,在单位受了一肚子气,回家路上还越想越生气,到了家门口,余怒未消,脸凑到镜头前,家门却没像往日一样“吱呀”一声打开。凑近一点,门没开;往后退了半步,还是没反应。气得我踹了门一脚,输入密码,将门打开。妻子已到家,我气呼呼地问她,智能门锁出了什么故障?竟识别不了我。妻子说,她回来时,门锁还能识别出她。说着,还去试了试。门开了。看见妻子笑脸的那一刻,我明白了,一定是我怒气冲天的样子,“吓”坏了我家的智能锁。

智能锁并没有感情,它当然不会感情用事,不给一个愤怒的人开门,但愤怒会让一个人面目狰狞,失去一张脸安静、平和的本来样子,让智能锁识别不了。它倒是给了我一点启示,在外面不管受了多大的气,吃了多少的委屈,都不应该带回自己的家,让不良的情绪影响到家人。

那以后,每次到家门口,我都会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,让脸上的表情放松,也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,不仅为了智能锁能够容易地识别,更为了让我的妻子和孩子都能看到一张平和、亲切的家人的脸。

雪豹山上种猴子

龙仁青

藏历新年前,铁卜加村的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办年货,苹果、红枣、梨等一些北方常见的水果,还有水果糖、奶糖、点心等一些甜食都是每家每户必备的东西。即便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庸常的物品,但对那时的一个牧民家庭来说,平时也是难得一见的,买回来后,大人担心孩子们出于好奇和嘴馋提前享用,都要把这些东西装在柜子里锁起来,不到关键时刻绝不会拿出来。

这个关键时刻,便是藏历“沃洛”(相当于农历腊月)的二十九日。

煮好了肥美的“仓拉”(羊的背部至完整的尾部),做好了令人垂涎欲滴的“翻跟头”等油炸食品,随着夜幕降临,大人们把这些东西装在平底的大盘子里摆在桌子上,那些诱人的水果和糖也上桌了。各种物品摆了满满一桌,琳琅满目,在火塘里的火光和煤油灯光下,散发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色泽和纷繁奇异的芳香,让我们这些孩子们不断地咽着口水。

但这些都是不能吃的,这是“代日卡”,也就是供品。当然,也有人们可以吃的东西,那就是“古图”,一种放了九种原料的稠粥。这是藏历新年必须吃的食物,吃了“古图”,就等于新的一年到来了。

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吃着“古图”,却有些心不在焉,因为吃完“古图”,大人们就要给孩子们分发各种水果、点心、糖果了。平时,我们的口袋里空空如也,但那天晚上,我们的口袋里塞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,一夜之间,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成了大富翁。由于很久没有吃到这些美味的东西,很多时候,我们刚刚拿到它们,就开始大快朵颐,大概到了第二天,我们口袋里的东西就神速地少了起来,没有哪个孩子会把这些东西省下来。

但那一年,次洛却硬是把这些东西省下来了。他吃完“古图”,得到了父母发给他的水果点心糖果,看着妹妹把一颗牛奶糖放进嘴里,不断地用舌头搅动着,让牛奶糖在嘴里慢慢化开,香甜的味道便从她的嘴边散发出来,弥漫在空气里。次洛张开鼻孔,闻着这不断向他袭来的香甜味道,吞咽着口水,把属于自己的水果点心糖果紧紧地揣在了他的“擦日”(羊羔皮皮袍,一般在各种节日时穿)的怀里。

第二天,也就是藏历新年大年三十那一天,他便到我家来找我。进了家门,他不断向我使眼色,看着他鬼鬼祟祟的样子,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,便尾随他出了家门,来到我家羊圈后面。

他打开“擦日”的怀抱,向我展示了他满满一怀抱的东西。我惊讶地看着他,立刻明白他要实施他的“花果山计划”了,那就是在雪豹山上种各种水果点心和糖果,让它们在春天开花,夏天生长,秋天结果。

“次洛,虽然说,种下一粒青稞,可以长出一个青稞穗儿,每一个青稞穗儿上可以长出几十粒青稞,但这并不能证明,种下一颗苹果,同样会长出一棵苹果树,树上能结满苹果……”我急忙给次洛说。

次洛看着我滔滔不绝正在说话的嘴,忽然朝着我摆摆手,打断了我,说:“还没有试试呢,你怎么知道长不出来?”

“你见过咱们这儿长着苹果树吗?”

“没见过,但没见过就意味着长不出来吗?”

我哑口无言。

“我来找你,是因为我怀里的东西还不够,还需要你帮忙再弄一些。”

“弄一些什么?”我没明白他的意思。

“水果点心糖果啊!”他复又打开“擦日”怀抱,向我敞开着,说:“就这些东西!”

“可是,我阿妈给我的东西我早就吃完了啊!”

“谁让你贪嘴?”他说,“那不是还有‘代日卡’吗?”

“‘代日卡’上的东西怎么敢动啊?”

“你念念六字真言,祈求神灵们原谅就行了!”说完,他便转身走去。走出几步,回头看看傻傻地站在原地的我说,“咱挑个好日子,大年初三吧,一起去雪豹山,种东西去!”说着,他向我举起右手,我这才看到他右手里拿着一只玩具猴。说,“差点忘了,这个我也已经搞到手了,先藏在你家牛粪房里,到时候你拿上!”

“你妹妹会哭坏了吧?”

“不管她了,谁让她吃着牛奶糖馋我!”说着,转身头也不回地走去,边走边说,“你是我师傅,你要帮我种上猴子,雪豹山才能变成花果山!”

圆梦

张晓飞

罗齐与我同年同月生,他比我小一天,我5月20日,他5月21日,这区分出两个性格不同的星座,我金牛,他双子。

我们是山西矿上的邻居,一排平房,没产权,油毡顶,通自来水,电从边上铸造厂接过来。他总喜欢端着碗跑到我家吃,我也成天跑到他家玩。他家有电视,可以看《射雕英雄传》。他的三个姐姐有黄蓉那么好看,名字很好听——君贤、君丽、君芳,大概他父母有了一个儿子后才感到满意,单取一个“齐”字。

我父母很注意跟他父母的关系。我们都在子弟小学读书,我的书总是卷边或破页,经常要去借三个姐姐留下来的旧课本。我去不好使,总得我父母张嘴给人家父母添麻烦。罗齐的书保存得很好,我总疑心他根本没怎么翻开过,不像我的书被啃过那般。到了三年级,他总不及格,他爸和他一样有股轴劲,不托关系也不找人,他又读了三次才升到四年级,我已初一了。

我们每个假期都在一起,我不常回我家,跟他挤在他家。他家两室一厅,父母一屋,三个姐姐一屋,他的单人床只能置放在窄条阳台里。我们形影不离,我却无法洞悉多出来的这三年时光魔法作用于他身上的情形,只知那之后他要成为一名作家的志向非常坚定。我想这不难,他有三个姐姐,不缺好素材,他热爱生活,玩牌、打台球、游泳……样样精通,而且他凡事要么不说,说了就一定做到,从不食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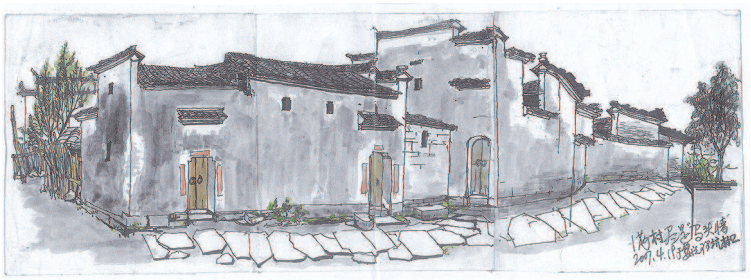
我上大学那年,他初中毕业,永远离开了校园。他已十七岁了,喜欢上了预制厂厂长家名叫颖儿的姑娘。颖儿爱看书,喜欢作家,这更坚定了罗齐要成为作家的决心。颖儿妈妈常叫我去给她补习英语。她父母对我们很放心,盛夏,我们被单独留在房间里,分坐在写字台旁的直角两边。我去之前或刚进门时,她总是刚洗完头或正在洗头,她穿着碎花短裙,甩着散发着香味的头发,在斑驳光点里歪着头看我。她澄澈的眼珠子乌溜溜闪动,使我感到罗齐喜欢她是很值得他感到幸福的。

我的大学离矿上1400公里,颖儿常给我写信,说罗齐去了包头,因工作关系不便与我们多联系。我心里一直挂念着他,大三时,我跟颖儿通电话,她提到他依然抱有成为作家的愿望。挂了电话我涌起一点失落,从小跟我形影不离、分享秘密和梦想的伙伴,这么久没跟我联络了,长大真令人伤心。他不联络我,那我也必不联络他。9月29日那天,我也有了女朋友,往后很少与颖儿通信,也没有了罗齐的消息。我结婚时,没邀请他。姑姑告诉我,他爸说跟他一起在包头的小伙伴跟别人起了冲突,还好他没事。颖儿也成家了,她成为了一名教师,教她从小就喜欢的语文。

姑姑说,罗齐后来从包头回到矿上,常常垂着手站在以前我们住的平房对面的路边张望。我心里泛起忧伤,又有一种无比肯定的确凿,他张望着的,一定是我给颖儿补习时也常常望出去的那个窗口。

往后多年我没有回过矿上,年少时的那些梦像谜一样悬停在我的心里。又到了我的生日,一路上走散的小伙伴像火车一样呼啸着撞进我的心底。我再也忍不住,拨通电话给颖儿,她说罗齐在小车班开车,在工作和艰辛生活的夹缝中写出了一本书稿。他果然说到做到,我的心感到澄澈清明、踏实欣慰。这个消息是我收到最好的生日礼物。第二天是5月21日,也是他的生日了。

我们在命运滂沱的大雨中错过了那些错过的,也在沧桑的成长里成就了想要成就的,圆了自己的梦。



满村尽是马头墙 (速写) 吴梓昌

香椿树

孟红娟

父亲从老家带来四棵香椿树苗,光秃秃的,没有一片叶子,露出几根根须,约筷子般长短粗细。我从没见过这么小的树。

父亲在院子东南角的水池边和东北面的樟树下各种了两棵。

水池旁有两株叶子浓密的樟树,那是小区物业种的。这两棵樟树跟南面的绿篱一起形成了一道绿色的屏障,将马路东面的高楼挡在我们视线之外。沿水池一圈,我种了好多迎春花。东北面除了一棵樟树,还有一棵枝繁叶茂不知名的大树。父亲的四棵香椿树种在这些大树下,显得格外渺小。看到如此细小的幼苗,我怀疑它们能成活并长成树吗?“放心!香椿树是一种长得很快的树。我们老家围墙边的香椿树种下去没几年,都长得比围墙还高了。春天,用香椿头炒蛋是很好的时鲜菜,就是树太高,春天摘香椿头要爬梯子,有点麻烦。”

香椿在农村是种很常见的植物,通常在农户的菜园和院子角落可以看到。它是报春树,你只要看到香椿树上长出暗红的嫩芽,就知道春来了。每到春天,常会见到农妇手上拿一把香椿头,说摘了炒鸡蛋吃。在菜市场也会看到这种季节性蔬菜。明朝诗人李濂《村居》的几句“腊酒犹浮瓮,春风自放花。抱孙探雀舟,留客剪椿芽。无限村居乐,逢人敢自夸”道出了民间吃香椿的历史。香椿也是长寿的象征。庄子《逍遥游》中写道:“上古有大椿者,以八千岁为春,八千岁为秋。此大年也。”上古时期的大椿树,以人间八千年当作自己的一年,且椿芽生发极快,有欣欣向荣的感觉,古人也把香椿树当作吉祥树,种在庭前屋后,希望家宅兴旺。

平时,不管有事没事,我总爱在院子里转悠,时不时去看看种在角落里的香椿树,有没有发芽,抽叶了没?眼看迎春花抽出了嫩嫩的绿芽并依次开出浅浅的小黄花,小小的香椿似乎还在做梦。也许我的观察太勤了,反而看不出它们变化的痕迹,就索性将注意力转移到依着绿篱种的蔷薇身上。我网购了几袋有机肥,趁下雨前,将肥料大把地施在蔷薇、月季和茶花根部。吃了肥料的花儿们,加上雨水的滋润,不负我的期望,红的、黄的、彩的,一簇簇热闹地登场了。

花开总有谢,蔷薇花和月季随着春风的远去渐渐地沉寂了。但当我走到东北和东南两个方位时,一年后的四棵香椿树给了我莫大的惊喜和意外。它们从幼苗变成了有枝有叶的小树,每棵树都有很多小分枝,绿色的叶片像鸟的羽毛一样对称地分布着,尤其是水池旁的两棵,高度已大大超过绿篱,顶部长出了暗红色的嫩芽,这是炒鸡蛋的新鲜食材。我站到水池边缘,拉过香椿树,摘下顶端的嫩芽。现摘就要现炒。做午饭时,我将香椿头放在清水里洗一洗,切成碎末置于碗中,打入一个鸡蛋,放点黄酒和细盐搅拌,将菜油熬熟,再倒入锅中,等鸡蛋定型后慢慢翻炒一会儿,一盘金色的香椿炒蛋出锅了。我对着菜碗深吸一口气,好香!

四棵香椿树还让我发现了个有趣的生长现象。东北面的香椿树被两棵大树罩着,尽管枝叶长得很茂密,却始终长不高。水池边的两棵种在挺拔的樟树两侧,个子虽高挑细长,却非常谦和地侧身让着樟树,香椿树真的很礼让。

后来,我有意识地去观察其他相邻植物的生长,结果也是这样,都是弱小的让着强壮的,或者说是强大的护着弱小的。也许正是树与树之间这种霸道与谦让维持了植物间的和谐与平稳,想必这是植物间的相处之道吧。以此反观人类,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有时何尝不是这样?

七夕会

自行车铃声“丁零零”

缪志刚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农村,有辆自行车是令人羡慕的事。骑上崭新的上海产永久、凤凰牌自行车,在乡村小路上飞驰,绝对拉风。

当时的永久、凤凰自行车,与现在奔驰、宝马地位相当。自行车造型漂亮,结实轻便,轮圈锃亮。那个年代,农村结婚,女方要的彩礼就是“三转(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)一响(收音机)”。有辆自行车,邻居会刮目相看,男孩找对象底气也足了。

一般村里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才拥有自行车。骑着自行车在村里转悠时,大人小孩的眼睛紧紧盯着,骑车人则抬头挺胸,心里美滋滋的。那时,“丁零零”的车铃声一响,我就跑出来探着身子张望,仿佛铃音里充满魔力和希望。

我上初中时才有了第一辆自行车,上下学方便多了。初二暑假,我和两个同学骑车去几十里外的如皋县城玩,三个人你追我赶,有着使不完的力气。返回时,夕阳映在我们脸上,全身披着一层金黄的光辉,一望无际的稻浪迅速后退,蛙鸣虫叫此起彼伏,间或麻雀、白头翁、白鹭从头顶掠过,十分美好。

时尚

对男孩来说,自行车是风,是奔放的生命;是鸟儿,是翅膀。它寄托着诗和远方,承载着激情和梦想。对姑娘们来说,自行车是闺蜜,还能扮靓自己。她们在骑车上是动了一番心思、做足文章的。时髦洋气的女孩一般骑26寸小巧点的自行车,车座套一个好看的绒布罩子,罩子下沿挂着金色的流苏。身材苗条挺拔的姑娘,戴一双亮眼的白手套,上身笔直略前倾,两脚踩在踏脚上,膝关节内收,两脚恰到好处地略微外张,从上到下构成了一个修长的X形,更衬得苗条优雅,引来路人的注目礼,调皮的男孩吹起口哨欢呼,姑娘害羞地抿着嘴,加速闪过,两朵红云飞上脸颊,空气里有一股清甜明亮的味道。

现在,汽车都已开入寻常百姓家,自行车的功能地位逐渐下降,由生活必需品演变为锻炼身体、休闲娱乐的承载物了。周末,骑车低碳出行,到郊外锻炼休闲,还有的骑着复古或前卫的自行车,在街边、公园拍照打卡。听说上海还开了永久自行车咖啡馆,为骑行爱好者们提供一点怀旧、一份环保,还有诗和远方。

骑行,让人与自然更亲密友好,流连于城市丰富无穷的细节,与树木花草亲近为伴,为街边随意涌现的一处新奇事物停车驻足,在巷口与熟悉的老友不期而遇会心一笑,人间烟火气和生活的松弛感自然流溢起来。

哲人说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。愿我们永远像少年一样骑着自行车,伴着“丁零零”的悦耳铃声飞驰!